

國學基本叢書簡編  
蘇東坡集

# 蘇東坡集

## 卷三十

### 書九首

#### 答秦太虛書

軾啓。五月末舍弟來得手書。勞問甚厚。日欲裁謝。因循至今。遞中復辱教。感愧益甚。比日履茲初寒。起居何如。軾寓居粗遣。但舍弟初到筠州。卽喪一女子。而軾亦喪一老乳母。悼念未衰。又得鄉信。堂兄中舍九月中逝去。異鄉衰病。觸目懷感。念人命脆弱如此。又承見喻。中間得疾不輕。且喜復健。吾儕漸衰。不可復作少年調度。當速用道書方士之言。厚自養鍊。謫居無事。頗窺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天慶觀道堂三間。冬至後當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自非廢放。安得就此。太虛他日一爲仕宦所縻。欲求四十九日閑。豈可復得耶。當及今爲之。但擇平時所謂簡要易行者。日夜爲之。寢食之外不治他事。但滿此期。根本立矣。此後縱復出從人事。事已則心返。自不能廢矣。此書到日。恐已不及。然亦不須用冬至也。寄示詩文。皆超然勝絕。聖賢爲來逼人矣。如我輩亦不勞逼也。太虛未免求祿仕。方應舉。求之應舉。不可必竊爲君謀。宜多著書。如所示。論兵及盜賊等數篇。但似此得數十首。皆卓然有可用之實者。不須及時事也。但旋作此書。亦不可廢。應舉此書若成。聊復相示。當有知君者。想喻此意也。公擇近過此相聚數日。說太虛不離口。莘老未嘗得書。知未暇通問。程公闢須其子履中哀詞。軾本自求作。今豈可食言。但得罪以來。不復作文字。自

持頗嚴。若復一作。則決壞藩牆。今後仍復衰。衰多言矣。初到黃。廩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爲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晝又挑取一塊。卽藏去。又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法也。度囊中尙可支一歲有餘。至時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此胸中都無一事。所居對岸武昌。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爲風濤所隔。不能卽歸。則王生能爲穀雞炊黍。至數日不厭。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徑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醲。柑橘棹柿極多。大半長尺餘。不減蜀中。外縣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猪牛麋鹿如土。魚蟹不論錢。岐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黃州曹官數人。皆家善庖饌。喜作會。太虛視此數事。吾事豈不旣濟矣乎。欲與太虛言者無窮。但紙盡耳。展讀至此。想見掀髯一笑也。子駿固吾所畏。其子亦可喜。曾與相見否。此中有黃岡少府張舜臣者。其兄堯臣。皆云與太虛相熟。兒子每蒙批問。適會葬老乳母。今勾當作墳。未暇拜書。歲晚苦寒。惟萬萬自重。李端叔一書。託爲達之。夜中微被酒。書不成字。不罪不罪。不宣。軾再拜。

答李琮書

軾啓。奉別忽然半年。思仰無窮。近聞公有閨門之戚。卽欲作書奉慰。旣罕遇的便。又以爲書未必能開釋。左右往往更益悽愴。用是稍緩。今辱手教。慚負不已。竊計高懷遠度。必已超然。此等情累。隨手掃滅。猶恐不脫。若更反覆尋繹。便纏繞人矣。望深以明識照之。軾凡百如昨。愚暗少慮。輒復隨緣自娛。自夏至後。杜門不出。惡熱不可過。所居又向西。多勸遷居。遷居非月餘不能定。而熱向衰矣。亦復不果。如聞公以職事。

當須一赴闕。不知果然否。承問及王天常奉職。所言邊事。天常父齊璉結髮與西南夷戰。夷人信畏之。天常幼隨其父入夷中。近歲王中正入蜀。亦令天常招撫近界諸夷。夷人以其齊雄子。亦信用其言。向嘗與軾言瀘州事。所以致甫望乞弟作過如此者。皆有條理可聽。然皆已往之事。雖知之無補。又似言人長短。故不復錄呈。獨論今日事勢。揣量夷人情僞。似有本末。天常正月中與軾言播州首領楊貴遷者。俗謂之楊通判。最近烏蠻而梟武可用。又有宋大郎者。乞弟之死黨。凶猾有謀略。若官中見委說楊貴遷令殺宋大郎。必可得也。數日前有從蜀中來者言。貴遷已殺宋大郎。納其首級與銀三千兩。以此推之。天常之言殆不妄也。天常言晏州六縣水路十二村諸夷。世與乞弟爲仇。向者熊察訪誘殺十二村首領。及近歲韓存寶討殺羅狗姓。諸夷皆有唇齒之憂。貌畏而心貳。去年乞弟領兵至羅个牟屯。殺害兵官王宣等十二人。其地去寧遠安夷寨至近。涉歷諸夷族帳。不少自來自去。殊無留難。若諸夷不心與之。其勢必不能如此也。今欲討乞弟。必先有以懷結近界諸夷。得其心腹而後可。今韓存寶等諸軍。既不敢與乞弟戰。但翩翔於近界百餘里間。多殺不作過熟戶老弱。而厚以金帛遺乞弟。且遣四人爲質。然後得乞弟遣人送一封空降書。便與打誓。卽日班師。與運司諸君皆上表稱賀。上深照其實。已降手詔。械存寶獄中。遠人無不歡快。以謂雖漢光武唐太宗。料敵察情於萬里之外。不能過也。今雖已械存寶。而後來者亦未見有新巧必勝之術。但言乞弟不過有兵三千。而官軍無慮三萬。何往而不克。此正如千鈞車弩。可以洞犀象。而不可以得鼠耳。今糧運止於江安縣。自江安至乞弟住坐處。猶須十二三程。吏士以糗餌行。其勢不能過一月。乞弟但能深自避匿。四五十日。則免矣。而山谷幽險。林木沮洳。賊於溪谷間。依叢木自蔽。以藥箭射人。

血濡縷立死。戰士數萬人。知深入未爲萬全。而將吏不敢復稽留此間。事不可不深慮。天常言國之用兵。正如私家之造屋。凡屋若干。材石之費。穀米之用。爲錢若干。布算而定。無所贏縮矣。工徒入門。斧斤之聲。鏗然而百用。毛起不可復計。此慮不素定之過也。既作而復聚糧。既斷而復求材。其費必十倍。其工必不堅。故王者之兵。常如富人之造屋。其慮周。其規摹素定。其取材積糧。皆有方。故其經營之常遲。而其作之常速。計日而成。不愆于素。費半他人而工必倍之。今日之策。可且罷諸將兵。獨精選一轉運使。及一瀘州知州。許法外行事。與二年限。令經畫處置。他人更不得與多出錢物茶綵。於沿邊博買夷人糧米。其費必減倉卒夫運之半。使辯士招說十州五團安州六縣水路十二村羅氏鬼主播州楊貴遷之類。作五六頭項。更番出兵。以蹂踐乞弟族帳。使春不得耕。秋不得穫。又嘉戎瀘渝四州。皆有土豪爲把截將。自來雇一私兵入界。用銀七兩。每得一蕃人頭。用銀三十兩。買之。把截將自以爲功。今可召募此四州人。每得二十級。卽與補一三班差使。如不及二十級。卽每級官與絹三十匹。出入山谷。耐辛苦瘴毒。見利則雲合。敗則鳥獸散。此本蠻夷之所長。而中原之所無。柰何也。今若召募諸夷。及四州把截將私兵。使迭出迭入。則蠻夷之所長。我反用之。但能積日累月。戕殺其丁壯。且使終年釋耒而操兵。不及二年。其族帳必殺乞弟以降。如其未也。則乞朝廷差三五千人。將下選兵三路入界。西路自江安縣進兵。先積糧於寧遠寨。以十州五團等諸夷爲先鋒。以施黔戎瀘四州藥箭弩手繼之。中路自納溪寨進兵。先積糧於本寨。亦以諸夷爲先鋒。以將下兵馬繼之。三路中惟此路稍平。可以用官軍。東路自合江縣進兵。先積糧於安溪寨。亦以諸夷爲先鋒。以嘉戎瀘渝四州召募人繼之。可以一舉而蕩滅也。天常此策。雖若不快。以叢爾小醜。二年而

後定。然王者之兵，必出於萬全，不可以僥倖。淮南王安有言：「斷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今乞弟譬猶蚤蝨也，克之未足以威四夷。萬一不克，豈不爲卿大夫之辱哉？趙充國征先零，鄧訓征羌及月支，胡皆以計磨之，數年乃克。唐明皇欲取石堡城，王忠嗣不奉詔，以謂非殺二萬人不可取。方唐之盛，二萬人豈足道哉？而賢將謀國，終不肯出此者，圖萬全也。又漢永和中，交趾反，議者欲發荊揚兗豫四萬人討之。獨李固以謂四州之人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南州溫瘴死者必多，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鬪。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以兵付刺史張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州郡可任之明效也。今可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爲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之賞。因舉視良爲九真太守，張喬爲交趾刺史，由此嶺外息平。今觀其說，乃與天常之言若合符節。但天常不學，言不能起意耳。天常又言：「烏蠻藥箭，中者立死，無脫理。」然不能及遠，非三十步內不發。發無不中，今與烏蠻戰，當於百步以下，五六十步以上，強弓弩射之。若稍近，則短兵徑進，於五七步內相格，則其長技皆廢。今乞弟亦未是正烏蠻也。諸如此巧便，非一不能盡錄。略舉一二，以見天常之練習，疑可驅使耳。又有一圖子，雖不甚詳密，然大略具是矣。按圖以考其說，差若易了。故以奉呈，看訖可卻付去人見還也。此非公職事，然孜孜尋訪如此，以見忠臣體國，知無不爲之義也。軾其可以罪廢不當言而止乎？雖然，亦不可使不知我者，見以爲詬病也。知荆公見稱經藏文，是未離妄語也。便蒙印可何哉？圓覺經紙示及，得暇爲寫下卷，令公擇寫上卷。秦太虛維揚勝士，固知公喜之，無乃亦可令荆公一見之歟？子駿初見報，尊一官耳，不知其罷郡能不鬱鬱否？有一書，不知其

今安在。敢煩左右達之。江水比去年甚大。郡中不爲患。見說沙湖鎮頗浸居民。亦江淮間常事耳。臨臯港既開。往來蒙利無窮。而居民貿易之入。亦不貲。但不免少有淤填。議者謂歲發少春夫淘之。甚易。承間輒及之。未緣展奉。惟冀以時自重。謹奉手啓。起居熱甚。幸恕不謹。軾頓首再拜。

答陳師仲書

軾頓首。再拜錢塘主簿陳君足下。曩在徐州。得一再見。及見顏長道輩。皆嘗足下文詞卓犖。志節高亮。固欲朝夕相從。適會訟訴。偶有相關及者。遂不復往來。此自足下門中不幸。亦豈爲吏者所樂哉。想彼此有以相照。已而軾又負罪遠竄。流離契闊。益不復相聞。今者蒙書教。累幅相屬之厚。又甚於昔者。知足下釋然。果不以前事介意。幸甚。幸甚。自得罪後。雖平生厚善。有不敢通問者。足下獨犯衆人之所忌。何哉。及讀所惠詩文。不數篇。輒拊掌太息。此自世間奇男子。豈可以世俗適舍量其心乎。詩文皆奇麗。所寄不齊。而皆歸合於大道。軾又何言者。其間十常有四五見及。或及舍弟。何相愛之深也。處世齟齬。每深自嫌惡。不論他人及見足下輩。猶如此。輒亦少自赦。詩能窮人所從來。尚矣。而於軾特甚。今足下獨不信建言。詩不能窮人爲之益力。其詩日已工。其窮殆未可量。然亦在所用而已。不龜手之藥。或以封安。知足下不以此達乎。人生如朝露。意所樂則爲之。何暇計議窮達。云能窮人者。固繆。云不能窮人者。亦未免有意於畏窮也。江淮間人好食河豚。每與人爭。河豚本不殺人。嘗戲之性命自子有。美則食之。何與我事。今復以此戲足下。想復千里爲我一笑也。先吏部詩。幸得一觀。輒題數字。繼諸公之末。見爲編述。超然黃樓二集。爲賜尤重。從來不曾編次。縱有一二在者。得罪日皆爲家人婦女輩焚毀盡矣。不知今乃在足下。許當爲刪去。

其不合道理者。乃可存耳。軾於錢塘人。有何恩意。而其人至今見念。軾亦一歲率常四五夢至西湖上。此殆世俗所謂前緣者。在杭州嘗遊壽星院。入門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後堂殿山石處。故詩中嘗有前生已到之語。足下主簿於法得出入。當復縱游如軾在彼時也。山水窮絕處。往往有軾題字。想復題其後。足下所至詩。但不擇古律。以日月次之。異日觀之。便是行記。有便以一二見寄。慰此惘惘。其餘懷疾自重。不宜軾頓首再拜。

答畢仲舉書

軾啓。奉別忽十餘年。愚營頓仆。不復自比於朋友。不謂故人尙爾記錄。遠枉手教。存問甚厚。且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不可言。羅山素號善地。不應有瘴癘。豈歲時適爾。既無所失。亡而有得於齊寵辱。忘得喪者。是天相子也。僕既以任意直前。不用長者所教。以觸罪罟。然禍福要不可推避。初不論巧拙也。黃州濱江帶山。既適耳目之好。而生事百須。亦不難致。早寢晚起。又不知所謂禍福。果安在哉。偶讀戰國策。見處士顏蠋之語。晚食以當肉。欣然而笑。若蠋者可謂巧於居貧者也。菜羹菽黍。差飢而食。其味與八珍等。而既飽之餘。芻豢滿前。惟恐其不持去也。美惡在我。何與於物。所云讀佛書及合藥救人二事。以爲閑居之賜。甚厚。佛書舊亦嘗看。但閑塞不能通其妙。獨時取其蠱淺假說。以自洗濯。若農夫之去草。旋去旋生。雖若無益。然終愈於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謂超然玄悟者。僕不識也。往時陳述古好論禪。自以爲至矣。而鄙僕所言爲淺陋。僕嘗語述古公之所談。譬之飲食。龍肉也。而僕之所食。猪肉也。猪之與龍。則有間矣。然公終日說龍肉。不如僕之食猪肉。實美而真飽也。不知君所得於佛書者。果何耶。爲出生死。超三乘。遂作佛。

乎。抑向與僕輩俯仰也。學佛老者。本期於靜而達。靜似懶。達似放。學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以。不爲無害。僕常以此自疑。故亦以爲獻。來書云。處世得安穩無病。蠶衣飽飯。不造冤業。乃爲至足。三復斯言。感歎無窮。世人所作。舉足動念。無非是業。不必刑殺無罪。取非其有。然後爲冤業也。無緣面論。以當一笑而已。

與朱鄂州書

軾啓。近遞中奉書。必達。比日春寒。起居何似。昨日武昌寄居王殿直。天麟見過。偶一說事。聞之酸辛。爲食不下。念非吾康叔之賢。莫足告語。故專遣此人。俗人區區。了眼前事。救過不暇。豈有餘力。及此度外事乎。天麟言。岳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尤諱養女。以故民間少女多繆夫。初生輒以冷水浸殺。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閉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啾嚶良久。乃死。有神山鄉百姓石揆者。連殺兩子。去歲夏中。其妻一產四子。楚毒不可堪忍。母子皆斃。報應如此。而愚人不知創艾。天麟每聞其側近有此。輒馳救之。量與衣服飲食。全活者非一。旣旬日。有無子息人。欲乞其子者。輒亦不肯。以此知其父子之愛。天性故在。特牽於習俗耳。聞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爲安州司法。方其在母也。其舅陳蓮夢一小兒。挽其衣。若有所訴。比兩夕。輒見之。其狀甚急。遵獨念其姊有娠將產。而意不樂多子。豈其應是乎。馳往省之。則兒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鄂人戶知之。準律故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所得按舉。願公明以告諸邑令佐。使召諸保正。告以法律。諭以禍福。約以必行。使歸轉以相語。仍錄條粉壁曉示。且立賞召人告官賞錢。以犯人及鄰保家財充。若客戶則及其地主。婦人懷孕。經涉歲月。鄰保地主。無不知者。若後殺之。

其勢足相舉覺容而不告使出賞固宜若依律行遣數人此風便革公更使令佐各以至意誘諭地主豪戶若貧甚不能舉子者薄有以贖之人非木石亦必樂從但得初生數日不殺後雖勸之使殺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緣公而得活者豈可勝計哉佛言殺生之罪以殺胎卵爲最重六畜猶爾而況於人俗謂小兒病爲無辜此真可謂無辜矣悼毫殺人猶不死況無罪而殺之乎公能生之於萬死中其陰德十倍於雪活壯夫也昔王濬爲巴郡太守巴人生子皆不舉濬嚴其科條寬其徭役所活數千人及後伐吳所活者皆堪爲兵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汝汝必死之古之循吏如此類者非一居今之世而有古循吏之風者非公而誰此事特未知耳軾向在密州遇饑年民多棄子因盤量勸誘米得出剩數百石別儲之專以收養棄兒月給六斗比期年養者與兒皆有父母之愛遂不失所所活亦數十人此等事在公如反手耳特深契故不自外不罪不罪此外惟爲民自重不宣軾再拜

答李昭玘書

軾啓向得王子中兄弟書具道足下每相見語輒見及意相予甚厚卽欲作書以道區區又念方以罪垢廢放平生不相識而相向如此此人必有以不肖欺左右者軾所以得罪正坐名過實耳年大以來平日所好惡憂畏皆衰矣獨畏過實之名如畏虎也以此未敢相聞今獲來書累幅首尾句句皆所畏者謹再拜辭避不敢當然少年好文字雖自不能工喜誦他人之工者今雖老餘習尙在得所示書反復不知厭所稱道雖不然然觀其筆勢俯仰亦足以粗得足下爲人之一二也幸甚幸甚比日履茲春和起居何似軾蒙庇粗遣每念處世窮困所向輒值牆谷無一遂者獨於文人勝士多獲所欲如黃庭堅魯直晁補之

無咎秦觀太虛張來文潛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軾獨先知之。今足下又不見鄙。欲相從游。豈造物者專欲以此樂見厚也耶。然此數子者。挾其有餘之資。而驚於無涯之知。必極其所如往。而後已。則亦將安所歸宿哉。惟明者念有以反之。魯直既喪。妻絕嗜好。蔬食飲水。此最勇決。舍弟子由亦云。學道三十餘年。今始粗聞道。考其言行。則信與昔者有間矣。獨軾佞。爲未有所得也。徐守莘老。每有書來。亦以此見教。想時相從。有以發明。王子中兄弟得相依甚幸。子敏雖失解。乃得久處左右。想遂磨琢成其妙質也。徐州城外有王陵母劉子政二墳。向欲爲作祠堂。竟不暇。此爲遺恨。近以告莘老。不知有意作否。若果作。當有記文。莘老若不自作者。足下當爲作也。無由面言。臨書惘惘。惟順時自愛。謹奉手啓爲謝。不宣。軾再拜。

## 答李廌書

軾頓首。先輩李君足下。別後遞中得二書。皆未果答。專人來。又辱長牋。且審比日孝履無恙。欣慰深矣。惠示古賦近詩。詞氣卓越。意趣不凡。甚可喜也。但微傷冗。後當稍收斂之。今未可也。足下之文。正如川之方增。當極其所至。霜降水落。自見涯涘。然不可不知也。錄示孫之翰唐論。僕不識之。翰今見此書。凜然得其爲人。至論褚遂良不謂劉洎。太子瑛之廢。緣張說。張巡之敗。緣房瑒。李光弼不當圖史。思明宣宗有小善。而無人君大略。皆舊史所不及。議論英發。暗與人意合者甚多。又讀歐陽文忠公志文。司馬君實跋尾。益復慨然。然足下欲僕別書此文入石。以爲之翰。不朽之託。何也。之翰所立於世者。雖無歐陽公之文可也。而況欲託字畫之工。以求信於後世。不以陋乎。足下相待甚厚。而見譽過當。非所以爲厚也。近日士大夫皆有僭侈無涯之心。動輒欲人以周孔譽己。自孟軻以下者。皆慚然不滿也。此風殆不可長。又僕細思所

以得患禍者。皆由名過其實。造物者所不能堪。與無功而受千鍾者。其罪均也。深不願人造作言語。務相粉飾。以益其疾。足下所與游者元聿。讀其詩。知其爲超然奇逸人也。緣足下以得元君爲賜大矣。唐論文字不少。過煩諸君寫錄。又以見足下所與游者。皆好學喜事。甚善甚善。獨所謂未得名世之士爲志文。則未葬者。恐於禮未安。司徒文子問於子思。喪服既除。然後葬。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昔晉溫嶠以未葬不得調。古之君子有故不得已而未葬。則服不變。官不調。今足下未葬。豈有不得已之事乎。他日有名世者。既葬而表其墓。何患焉。辱見厚。不敢不盡。冬寒。惟節哀自重。

答張文潛書

頓首文潛縣丞張君足下。久別思仰。到京公私紛然。未暇奉書。忽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惠示文編三復感歎甚矣。君之似子由也。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爲不如。其爲人深不願人知。其文如其爲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黃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警發憤懣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吾善者機也。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草。此則王氏之同也。近見章子厚言。先帝晚年甚患文字之陋。欲稍變取士法。特未暇耳。議者欲稍復詩賦。立春秋學官。甚美。僕老矣。使後生猶得見古人之大全者。正賴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陳履常與君等數人耳。如聞君作太學博士。願益勉之。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愛莫助之。此外千萬善愛。偶飲卯酒。

醉來人求書不能復觀樓

答毛滂書

軾啓。比日酷暑。不審起居何如。頃承示長牋及詩文一軸。日欲裁謝。因循至今。悚息。今時爲文者至多。可喜者亦衆。然求如足下閑暇自得。清美可口者實少也。敬佩厚賜。不敢獨饜。當出之知者。世間唯名實不可欺。文章如金玉。各有定價。先後進相汲引。因其言以信於世。則有之矣。至其品目高下。蓋付之衆口。決非一夫所能抑揚。軾於黃魯直張文潛輩數子。特先識之耳。始誦其文。蓋疑信者相半。久乃自定。翕然稱之。軾豈能爲之輕重哉。非獨軾如此。雖向之前輩亦不過如此也。而況外物之進退。此在造物者。非軾事。辱見貺之重。不敢不盡。承不久出都。尙得一見否。

卷三十一

記十三首

清風閣記

文慧大師應符居成都玉谿上。爲閣曰清風。以書來求文爲記。五返而益勤。余不能已。戲爲浮屠語。以問之曰。符而所謂身者。汝之所寄也。而所謂閣者。汝之所以寄所寄也。身與閣。汝不得有。而名烏乎施。名將無所施。而安用記乎。雖然。吾爲汝放心遺形而強言之。汝亦放心遺形而強聽之。木生於山。水流於澗。山與澗且不得有。而人以爲已有。不亦惑歟。天地之相磨虛空。與有物之相推。而風於是焉生。執之而不可

得也。逐之而不可及也。汝爲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爲汝記之。不亦大感歟。雖然。世之所謂已。有而不惑者。其與是奚辨。若是而可以爲有邪。則雖汝之有是風可也。雖爲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爲汝記之可也。非惑也。風起於蒼茫之間。彷徨乎山澤。激越乎城郭道路。虛徐演漾。以汎汝之軒窗。欄楯幔帷。而不去也。汝隱几而觀之。其亦有得乎。力生於所激。而不自爲力。故不勞。形生於所遇。而不自爲形。故不窮。嘗試以是觀之。

### 喜雨亭記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余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爲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爲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爲有年。旣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爲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爲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抃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荐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遊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旣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爲襦。使天而雨玉。飢者不得以爲粟。一雨三日。繄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爲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鳳鳴驛記

始余丙申歲舉進士。過扶風。求舍於館人。既入。不可居而出。次於逆旅。其後六年。爲府從事。至數日。謁客於館。視客之所居。與其凡所費用。如官府。如廟觀。如數世富人宅。四方之至者。如歸其家。皆樂而忘去。將去。既駕。雖馬亦顧其阜而嘶。余召館吏而問焉。吏曰。今太守宋公之所新也。自辛丑八月。而公始至。既至。逾月而興功。五十有五日而成。用夫三萬六千。木以根計。竹以竿計。瓦甃坏釘。各以枚計。稍以石計者。二十一萬四千七百二十有八。而民未始有知者。余聞而心善之。其明年。縣令胡允文具石請書其事。余以爲有足書者。乃書曰。古之君子。不擇居而安。安則樂。樂則喜。從事使人而皆喜從事。則天下何足治歟。後之君子。常有所不屑。苟有所不屑。則躁。否則惰。躁則妄。惰則廢。既妄且廢。則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出於此。而不足怪。今夫宋公計其所歷。而累其勤。使無齟齬於世。則今且何爲矣。而猶爲此官哉。然而未嘗有不屑之心。其治扶風也。視其醜黷者。而安植之。求其蒙茸者。而疏理之。非特傳舍而已。事復有小於傳舍者。公未嘗不盡心也。嘗食芻豢者。難於食菜。嘗衣錦者。難於衣布。嘗爲其大者。不屑爲其小。此天下之通患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所貴乎豈弟者。豈非以其不擇居而安。安而樂。樂而喜。從事歟。夫修傳舍。誠無足書者。以傳舍之修。而見公之不擇居而安。安而樂。樂而喜。從事者。則是真足書也。

凌虛臺記

國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麗山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爲。

築也。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屨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疊疊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爲方池。以其土築高出於屋之危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恍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爲山之踊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爲記。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窟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爲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髻髯。而破瓦頽垣。無復存者。旣已化爲禾黍荆棘。丘墟隴畝矣。而況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旣已言於公。退而爲之記。

中和勝相院記

佛之道難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其始學之。皆入山林。踐荆棘。虵虺袒裸雪霜。或割割屠脬。燔燒烹煮。以肉飼虎豹。鳥鳥蚊蚋。無所不至。茹苦含辛。更百千萬億生而後成。其不能此者。猶棄絕骨肉。衣麻布。食艸木之實。晝日力作。以給薪水。蠶除。莫夜持膏火。薰香事其師如生。務苦瘠其身。自身口意莫不有禁。其略十。其詳無數。終身念之。寢食見之。如是僅可以稱沙門比丘。雖名爲不耕而食。然其勞苦卑辱。則過於農工遠矣。計其利害。非僥倖小民之所樂。今何其棄家毀服。壞毛髮者之多也。意亦有所便歟。寒耕暑耘。官又召而役作之。凡民之所患苦者。我皆免焉。吾師之所謂戒者。爲愚夫未達者設也。若我何用是爲。劉其

惠專取其利。不如是而已。又愛其名。治其荒唐之說。攝衣升坐。問答自若。謂之長老。吾嘗究其語矣。大抵務爲不可知。設械以應敵。匿形以備敗。窮則推墮澁淥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吾遊四方。見軼反覆折。門之度其所從遁。而逆閉其塗。往往而頸發。亦然業已爲是道。勢不得以惡聲相反。則笑曰。是外道魔人也。吾之於僧。慢侮不信如此。今寶月大師。惟簡乃以其所居院之本末。求吾文爲記。豈不謬哉。然吾昔者始遊成都。見文雅大師。惟度器宇落落可愛。渾厚人也。能言唐末五代事。傳記所不載者。因是與之遊甚熟。惟簡則其同門友也。其爲人精敏過人。事佛齊衆。謹嚴如官府。二僧皆吾之所愛。而此院又有唐僖宗皇帝像。及其從官文武七十五人。其奔走失國。與其所以將亡而不遂滅者。既足以感慨太息。而畫又皆精妙冠世。有足稱者。故強爲記之。始居此者。京兆人。廣寂大師。希讓。傳六世至度。與簡。簡姓蘇氏。眉山人。吾遠宗子也。今主是院。而度亡矣。

四菩薩閣記

始吾先君於物無所好。燕居如齋。言笑有時。顧嘗嗜畫。弟子門人。無以悅之。則爭致其所嗜。庶幾一解其顏。故雖爲布衣。而致畫與公卿等。長安有故藏經龕。唐明皇帝所建。其門四達。八版皆吳道子畫。陽爲菩薩。陰爲天王。凡十有六軀。廣明之亂。爲賊所焚。有僧忘其名。於兵火中拔其四版以逃。既重不可負。又迫於賊恐不能全。遂竅其兩版以受荷。西奔於岐。而寄死於烏牙之僧舍。版留於是百八十年矣。客有以錢十萬得之。以示軾者。軾歸其直而取之。以獻諸先君。先君之所嗜百有餘品。一旦以是四版爲甲。治平四年。先君沒於京師。軾自汴入淮。泝于江。載是四版以歸。既免喪。所嘗與往來浮屠人。惟簡誦其師之言。教